

已經過了兩年，還記得我被膠袋打在頭上嗎？到現在我也仍然不明白，為什麼好好地一個膠袋會吹到自己面上，這個機會恐怕沒有下次。

也許有人說我好轉，但這兩年大部分時間我都只是在逃避，不去想這件事情，過到一日得一日。

year 1 某月某日，你我國慶在速食店上玩蓋棉胎，國慶因為其他女仔分神，結果他輸了，我們笑了一天。

我住在醫院的時候，心理醫生來開導我，她以一朵假花代表舊女友跟一朵真花代表你，告訴我真的花也許不會比假的漂亮，也比假的脆弱，但是卻值得我們珍惜，醫生覺得我跟我的關係還可以挽留，所以鼓勵我振作。

那時候，毫無希望的我好像看到一條救命稻草，最後我也可以趕在復學限期前出院，恢復上學。

曾幾何時，以你帶頭不斷稱呼我做人妖，不過你我大家都開心，我叫什麼都沒所謂。

「就算得一年，我都想做番好朋友，過一段好似以前咁愉快的日子。」但我也漸發現，這只是一個虛假的希望，現在你還留在校園的日子，已經不夠兩個月，到你畢業的時候，我就失去跟你唯一的聯繫，從此之後我就沒法再接觸你，你從此就在我的世界中消失。

我只是個悲觀主義者，還有機會見到什麼的說法不能打動我放開，因為到了某年某一天某地點，再見那時候你已經不再是我的好朋友，只是位陌生人。留下的只有後悔。唱 K。對於不聽香港歌的我來說，只能聽著你們唱，然後在下次就有樣學樣，對我來說：快樂時光。

我的愛情是個咀咒，只會令別人和自己不幸和感到壓力，特別是使自己失去一段真摯深切的友誼，令我感到無比的懊悔，我應早就明白自己沒有資格去愛人，不去愛別人別人才會幸福

「喂，一齊去食飯咯。」「唔啦，我岩岩先起身，出面好冷呀。」「來啦~一齊食啦~黎啦~」「.....唉，好啦。」

我感受到自己跟世界的差異，世界是「時間能沖淡一切」，「識過第二個就沒事啦」，「你只係想引人注意」「你係咪想人可憐你」...我無法忍受，所以我是異類，我是不正常，我只能孤獨一個。

每次我飲唔落酒時，幫我清的人總是你，每次飲少少就唔掂要你幫，真係有 d 唔好意思。

如果強迫別人做朋友是自私的話，這是因為要人屈受苦順從自己是自私，那麼拒絕同人做朋友也是自私，因為這也要別人屈受苦順從自己。

咀咒令我很痛苦，差不多要破解這個咀咒了，解開的方法只有一個，所以我只能自私。